

婦 女 之 模 範

全 一 冊

北 平

中 央 刻 經 院 印 行

宣 武 門 外 大 街

緒言

古來有關女教的書，原是汗牛充棟。但人的恆情，讀正書易生厭心，看小說便忘寢食。而小說之中，又多貞淫並演，訓世難收全功。鄙人嘗讀聊齋志異，覺得裏頭有幾篇傳述女人的，寫得情節曲折！可哭可歌，心行純正，不偏不倚，實在是動人最速，感人最深。可惜文字深奧，不容易人人都解。因此把他繙成白話。並在篇後加幾句點睛的評語，使讀者容易體貼到自己身上來；纔覺得開卷有益，不至白費看書的神氣。鄙意祇期望人人看了解得，個個讀了感動，白話繙得俚俗，實無暇檢點，還請讀者原諒。原來女教爲萬化之源，家庭教育不良，學校教育便很費力；社會教育更不必說了。而今女教雖很發達，終嫌矯枉過正。有的簡直丟了本身講話，浮躁飛揚，流弊實在太多，

婦 女 之 模 範

茲爲正本清源計，擬借入情入理的事實，使讀者行自問自反的體察，在根本上先受純正的潛移默化，所選得的八篇，凡是婦女分內事，已略略大備，希望看書的人，不要看成小說是杜撰的，須要掃清慾念，平心靜氣的體察體察，拿他做個模範纔行。若看作杜撰，連真理都看作假的，那便辜負蒲先生的一片苦心了。

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冬月十九日王鵬飛作于浦口軍次

婦 女 之 模 範 目 錄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事姑之模範 | 二 相夫之模範 |
| 三 良妻之模範 | 四 義婦之模範 |
| 五 婢妾之模範 | 六 教子之模範 |
| 七 節孝之模範 | 八 貞烈之模範 |

事姑之模範

有一位姓安的秀才，名叫大成，四川重慶人氏。他父親是個舉人，早就死了。他弟弟名叫二成，年紀還小。秀才娶陳家的女爲妻，名喚珊瑚。秀才的母親沈氏，爲人兇狠而且糊塗，待珊瑚極其酷刻。但是珊瑚總沒有怨恨的臉色，每天一早，便妝扮好了，恭恭敬敬的去見婆婆。有一回，剛遇到秀才害病，婆婆便說他故意扮了勾引丈夫，重重的罵他。珊瑚看勢頭不對，便回房除了妝飾再進去。不料婆婆越發生氣，撞起頭來自打自罵。秀才一向很孝順的，看了便拿鞭子打珊瑚，責他事奉不周。他母親的怒氣，纔稍微寬鬆一點，從此便更加厭惡媳婦，媳婦雖是服事得很小心，到底不和他說一句話。秀才知道母親對珊瑚生氣，也就借住別的地方，表示和妻子絕交。日子多了，母親

仍是不快樂，碰到有什麼事物，便開口大罵，罵的意思，都指着珊瑚身上。秀才看了這樣情形，便說道：「娶妻原是要他奉養婆婆的。現在像這般樣子，還要妻子何用？」就把珊瑚逐出，叫老媽媽送回娘家。纔走到巷口，珊瑚哭着說道：「爲女子的做不得媳婦，回家怎麼見得爹娘？不如死了罷。」便在袖裏取出剪刀，刺着喉嚨。老媽媽急忙去救，業已血滿衣襟了。老媽媽沒有法子，就把他扶到秀才的孀娘家裏。那孀娘姓王，是個寡婦，正愁着沒伴，便留他住下了。老媽媽回家，秀才叫他把這事瞞住；但心中還暗暗的怕母親知道。過了幾天，打聽得珊瑚傷口漸漸平了，跑到王氏門口，叫他不要留珊瑚。王氏喚他進去，他又不進去，祇是氣哄哄的要趕珊瑚。停了一回，珊瑚出來，見到秀才，便問：「珊瑚犯什麼罪？」秀才責他不會事奉母親。珊瑚聽

了，呆呆的要想說又說不得一句話，祇是低着頭哭，眼淚都是紅的，白衣衫上也都被染了。秀才看得心裏難受，話沒說完，也便回去了。又隔了幾天，母親知道了，氣憤憤的跑到王氏家門，罵了許多沒禮的話。王氏也毫不客氣，不但不怕他兇，反一樣一樣數出他的壞處，又對他說道：『你的媳婦已經趕出，還算你安家什麼人？我自留陳家的女兒，不是留你安家的媳婦！何用你來強管別家的事呢？』母親聽了，更是氣忿填胸，但又沒理好爭；又看他氣勢惡狠狠的，慚愧得連話都說不出，祇得放聲大哭而回。珊瑚看了，心裏覺得不好意思，想到別處去安身。從前秀才有個姨娘，嫁給姓子的，就是他婆婆沈氏的阿姊，年紀六十多歲，兒子死了；祇有一個小孫子，和守寡的媳婦！平日待珊瑚倒很親熱。珊瑚便別了王氏，跑去找于老太太。老太太聽

得他來的緣由，極力說妹子糊塗，就想送他回家。珊瑚再三說明不能回家的理由，又請他不要說出去。從此便和于老太太住着，好似婆媳一般。珊瑚有兩個阿哥，聽得這個消息，替他可憐，想接他回去轉嫁。珊瑚打定主意，不聽阿哥的話，祇是跟着于老太太紡紗織布過日。秀才自從逐出珊瑚以後，母親百般想法替兒子說親；但是兇悍的醜名，四處傳揚，遠近人家。沒有肯和他結親。過了三四年，二成年紀漸漸的長了，便先替他娶了親。二成的妻子名喚臧姑，橫傲悍惡，比婆婆還加倍利害。婆婆有時怒在臉上，臧姑便說出怒的話來。二成又是個懦弱胆小的人，不敢帮着那一面。因此母親的威勢，立時小了下去，連碰也不敢碰他一下，倒反看他的臉色去奉承他，還不能得臧姑的歡喜。臧姑差喚母親，好像呼喚了頭，秀才看了也不敢說話，祇得自

已替代母親做事；洗刷器具，洒掃房舍，那等婦女做的事件，他都去做過。因此娘兒倆，常在沒人的地方對哭。過不多時，母親就因氣生病了，昏昏沉沉的睡在床上；沒個人服侍，連大小便翻身轉側都要秀才幫忙。秀才日夜不得安眠，兩眼都紅了，沒法兒，想叫弟弟來替代一下。二成纔走進門來，臧姑便喊他去了。秀才因此去告訴于姨娘，想他來看看母親，安慰他的心，到了他家，一邊哭着，一邊告訴。話末說完，珊瑚從簾裏走出。秀才覺得很難爲情，停了話想出來，珊瑚拿兩手攔住門口。秀才着急了，就從他腋下衝了出去，回家以後，也不敢把這事告訴母親。沒有多少時候，于老太太到了，他母親歡喜的了不得，就留他住下。從此于家沒一天不差發人來；來便送了許多好吃的東西給老太太吃。老太太叫人傳話對他寡媳道：「這裏不餓，以

後不要再送來了。」但是他家依舊常常送來。老太太不肯自己嘗一點兒，都留下給病人吃；他母親的病也漸漸的好了。老太太的小孫子，又依他母親的吩咐，拿了好糕餅來探望病人。沈氏嘆氣說：「賢慧呀！你這個媳婦！姊姊怎麼修得來的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妹子已經趕去的媳婦怎樣？」沈氏道：「唉！原不至像那人這樣壞得利害。但是怎麼能像外甥媳婦這樣賢德呢？」老太太道：「媳婦在家的時候，你就不覺得勞苦；你生了氣，媳婦又不知道怨恨。怎麼說是不及呢？」沈氏便流下淚來，并且告訴自己懊悔的意思說道：「珊瑚嫁了沒有？」老太太答道：「不知道！待我去打聽打聽看。」又過了幾天，病大好了，老太太想回家去。沈氏哭着說道：「恐怕姊姊去了，我依舊要死。」老太太便和秀才商量，同二成分家居住；二成去告訴臧姑，臧姑不

樂意；說話裏便埋怨阿哥，并且傷到老太太。秀才情願把些好田都給二成，臧姑纔歡喜。立刻把產業分了，分家的契約寫好，老太太纔回去。第二天僱了車子來接沈氏。沈氏到了他家，先要見見外甥媳婦，滿口讚美甥媳的賢德。老太太道：「小媳有百樣好處，怎麼便沒有一樣壞處？不過我能够容忍一些。你就是有媳婦和我的一樣，恐怕也不能享受呢！」沈氏道：「唉。冤枉哉！拿我當木石鹿猪一般沒知識嗎？一樣有嘴有鼻，難道有觸到香臭還不知道的嗎？」老太太道：「被出如珊瑚，不知他想念你說些什麼話？」沈氏道：「想必在那邊罵我呢！」老太太道：「果真反身自問，沒有可罵的地方，也怎麼能罵你呢？」沈氏道：「好壞是人們常有的事；祇因他不見得賢德，我想起來一定是罵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該怨的他不怨，若是好好待他，他必

更加感激。當去的他不去，若再收撫了他，他必更加親熱。你要知從前送東西給你吃的人，原不是我的媳婦，是你的媳婦呢！」沈氏詫異的說：「你怎麼說？」老太太道：「珊瑚住我這裏好久了，從前所供給的，都是他在夜裏織布賺來的錢買的。」沈氏聽了這話，不覺眼淚直流的說：「我將怎麼對得起我媳婦呢？」老太太便喊珊瑚。珊瑚含着眼淚出來，伏在地下。沈氏又慚愧，又傷心，自己打着自己，經老太太竭力慰勸；方纔住手，便做婆媳和從前一樣。過了十多天，同着一塊兒回家。家裏只有薄田幾畝，不够養活；祇靠着秀才做文章，媳婦做針綫，賣了錢來補助。二成家裏很有幾個錢，但阿哥不去向他告借，弟弟亦不來照顧。臧姑見得嫂嫂是被出過的，很看他不起。阿嫂也嫌他兇惡，不去理他。兄弟倆隔了院子住着，不相往來。臧姑時時

要虐待下人，一家都閉了耳朵不去聽他，臧姑沒處用他的虐待手段，祇有用到丈夫和丫頭身上。有一天，丫頭吃不起苦，自己上吊死了；丫頭的父親向官告發。二成替臧姑代審，很受一頓痛打，依舊押起來要捉臧姑。秀才看不過意，替他到縣衙上下送錢免罪，到底免不了。臧姑軋得十個指肉都脫了下來。碰到那官又貪錢；又兇狠，要錢要得很多。二成押了田地，照數送進去，纔得釋放回家。以後債主討債，天天急起來；沒法子統統把好田都賣給村裏有個姓任的老翁。老翁因爲那田地一半是大成送給他的，要秀才去畫押。秀才跑到，老翁忽然變了聲音說道：「我就是安舉人！姓任的是何等人？敢買我的產業！」又對秀才說道：「陰間因爲你夫妻孝順，所以叫我暫時回來見一面。」秀才流淚說道：「父親倘若有靈，快救我的弟弟。」那老翁說道

；「忤逆的兒子，兇悍的媳婦，沒有什麼可惜！你回家快快辦了銀錢，贖回我的血產。」秀才道：「我娘兒倆個，祇够養活自己的命，怎麼辦得這多的錢呢？」那老翁又說道：「紫薇樹下有藏着的金子，可以取來應用。」想再問他，那老翁已不說話了。過一歇兒醒來，糊糊塗塗的，自己也不明白，秀才回去告訴母親，也不十分相信。臧姑已帶了幾個人去挖掘，挖了四五尺深，祇看見磚頭石塊，並沒什麼金子；很失意的回去了。秀才聽說他在那裏掘藏，勸母親和妻子不要去看。後來知道他沒有把金子掘得，他母親偷偷的跑去一看，祇見磚頭石塊雜在泥土裏，也就回轉了。珊瑚接了跑去，就見泥土裏盡是雪白的銀子，喚秀才去試驗一下，果真不錯。秀才心想是先人留下的，不願一個獨得，喚二成來平均分用。數目恰巧有二份，各人用袋子裝了回

去。二成和臧姑打開袋細細一看，祇見滿袋子都是瓦片碎石，不覺大大的駭了一跳，疑是二成被阿哥騙去了，叫二成到阿哥那邊去偷偷的一看。阿哥剛剛把金子擺在桌上，和母親在那裏歡喜。便把實情告訴了阿哥，秀才也詫異起來，心中便很可憐他，把自己所得的金子都給了他。二成纔忻忻的拿去，還了債以後，很感激阿哥。臧姑對他說道：「就這事看來，更加知道你阿哥的詐了。若不是他自己心中有愧，那個肯把自己應得的再讓給別人呢？」二成聽了，半信半疑。到了第二天，債主叫用人來說：「昨天還來的金子都是假的，要捉你去送官了。」夫妻倆一聽，都變了色。臧姑就對二成說道：「你看怎麼樣？我原說你阿哥的賢德，做不到這個樣子。這是準備弄殺你的。」二成一聽便怕起來，去哀求債主。債主很生氣的不肯饒他，二成沒法子，便

把田產出據押給債主，聽他自己去賣，纔把原金子拿了回來。細細一看，祇有兩錠斷金子裏頭，包着像非葉樣大的一條真金，其餘都是些黃銅。臧姑便和二成打算把那塊斷的留下，餘多依舊送還阿哥，看他怎樣動靜！并且教他對阿哥說道：「幾回受你謙讓的美德，心裏實在過不去；稍微留下二錠，總算紀念你給我的好意。所有產業，還和阿哥差不多；我也不要很多的田，已經押去了；贖不贖聽憑阿哥。」秀才不明他的意思；還是硬要讓給他。二成說得很堅決，秀才便收了下來，稱一稱少了五兩多一點。叫珊瑚當了首飾，湊足贖田地數目，拿了去還債主。債主疑是原先那些假金，用剪子剪開一驗，花紋成色都真的，一毫沒有差錯，便收了金子，和秀才調換田契。二成還金子給阿哥以後，想他一定要鬧出事來，過後打聽他田產都已贖出來了，十

分奇怪。臧姑又疑心掘藏的時候，阿哥先把真金暗中瞞了；氣憤憤地跑到阿哥那裏去辱罵，秀才纔明白他還金的緣故。珊瑚迎上去笑着說道：「產業原在！何必生氣呢？」隨叫秀才取出田契交給他。二成一夜夢到父親罵他：「你既不孝順爹娘，又不敬重阿哥，你的壽數已快完了。就是寸土也管不牢，賴占還有何用？」醒來告訴臧姑，想把田產還給阿哥，臧姑笑他是呆子。這時候二成有兩個兒子，大的七歲，次的三歲。過不幾天，大兒出痘死了。臧姑就害怕起來，叫二成把田契送還阿哥。送去好幾次，秀才祇是不收。沒有過了多時，次兒又死。臧姑越發怕了起來，自己拿着田契放到阿嫂那裏去。春季快過了，田地還是荒着沒耕種；秀才沒法子祇得將他耕種下去。臧姑從此改邪爲正，奉侍婆婆和孝子一般，敬重阿嫂也很周到。沒有半年工夫，婆

婆病死了，臧姑哭得咽了氣，連飲食都不進口；以後常常對人說道：「婆婆早死，叫我不得奉事，這是皇天不許我自贖罪過了。」以後生了十回兒女，都養不長大，便以阿哥的兒子當兒子。秀才夫妻倆個很長壽的纔死。生的三個兒子，兩個中舉人，大家都說是孝親友弟的好報。出聊齋原名珊瑚

附評 一、珊瑚爲人，和古大舜差不多。不管婆婆怎樣虐待，祇是自怨自責；在常人看來似吃苦，在他看來是消罪。所以能够曲盡孝道，毫無怨言。等待苦功盡到，居然感化一家，真真可稱女中大舜！凡做媳婦的，都該奉爲師範。

二、自來做媳婦的，多般不說自己侍奉不周；總說婆婆待他太薄。若遇到珊瑚所處的境況，必然不要等安生來趕，先就向安家宣

告脫離了。不過大家詳判詳判，做媳婦的，究竟像珊瑚那樣耐氣盡孝算有價值呢？還是不如意了便離婚改嫁算有價值呢？請各人處到做婆的地位想一想！究竟歡喜娶珊瑚做媳婦呢？還是歡喜娶臧姑做媳婦！明白此點，自然不會走入錯路了！

三、沈氏虐待珊瑚，便遇到一個臧姑，臧姑兇悍忤逆，便受了許多惡果。真是報應昭彰，絲毫不爽。做媳的固要小心，做婆的豈可糊塗嗎？

四、二成原是忠厚之人。就因娶了臧姑，也被他累得變做逆子。古話說：「家有賢妻，夫不遭橫禍。」可見純正的女教，實在要緊得很。

相夫之模範

掖縣有一個宰相姓毛，原先家裏很窮，他父親嘗替人家牧牛。那時候一份大戶人家姓張的，有一穴新墳在東山之南。或有走過那墳旁邊的，聽得墳裡有叫喝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們快快避開去，不要長住貴人的家宅。」姓張的聽得，也不十分相信。後常常夢到有人警告他道：「你家墳地，原是毛公的佳城，何得長久借住此處。」從此家裡便常常生出不利的事來，有個客人勸他改葬就會吉利。姓張的聽了他的話，便搬到別的地方去葬。有一天，宰相的父親出外牧牛，走過張家舊墳地，忽然遇到天下大雨，急無躲避，便把身子躲到那廢墳裡。停了一回，雨更下得大了，山溝的水都流入低洞，水灌滿了，便淹死在墳裡。這時候相國還是個小孩子，他母親看了丈夫已死，無地可葬，便親自跑到張家，向他討塊小小地面，埋葬他兒子的父親。姓張的問

得他是姓毛，便十分詫異，跑去是那淹死的地方，恰巧是從前擱棺材的處所，又越發希奇起來，便叫他就那廢墳裡埋葬了，并且叫他把兒子帶來看看。葬了以後，母親帶了兒子到張家去謝。姓張的一見便很歡喜，就留他住在自己家裡，教他讀書，和自己子弟一般看待。又對他母親說：『要把大女兒許他做妻子。』他母親慌了不敢答應。姓張的妻子便說道：『既已把話說出了嘴，奈何中途改變？』終究許配了他。但是這女兒很看不起毛家，怨恨的意思；露在言色之間。有人說起，便遮住他的耳朵，連聽也不願聽；常常對人說道：『我死也不跟那牧牛兒。』等到臨嫁的時候，來迎娶的新郎，已經在家吃酒。花轎也停在門口了，那女兒祇是掩袂向着牆角裡哭；催他妝扮，也不妝扮，勸他也不聽。停了一回，新郎說要告行了，鼓樂吹打得很鬧熱，那

女兒還是眼淌着淚；頭蓬着髮的不願意。他父親叫女婿暫停一下，自己進去勸女兒，女兒祇是哭着，和不聽得一樣；他父親生了氣，想逼着他上轎，他越發哭得利害。他父親正是無法可想，家人忽又進來通報說：「新郎要走了。」他父親急急的走出去，說衣妝還沒有齊全，請新郎再稍等一回；便又跑進去看他女兒，跑出跑進的沒有停腳。遷延了許多時候，事更着急了，女兒到底不肯轉心。他父親沒有法子，慌慌張張的要自己尋死。第二女兒在旁看了，很說他姊姊的不對，苦苦的逼着勸他。阿姊便生氣了說道：「小妮子，也學着多嘴，你何不跟他去呢？」妹子說道：「阿爺原不會以妹子許毛郎；若以妹子許毛郎，便不用姊姊來勸駕。」父親聽他話說得爽快，便和他母親暗地商量，以次女去換長女。他母親便對次女說道：「忤逆丫頭，不聽爺娘

的話。想把你去代阿姊，你肯不肯？」那女兒便很爽快的說道：「爹娘若叫孩兒去，便是嫁給化子，也不敢推辭。況且怎麼知道毛郎便到底要餓死了嗎？」爹娘聽了他的話，十分歡喜，便拿阿姊的妝飾，給他妝了，匆匆的上轎去了。入門以後，夫妻感情很好。但是這女兒一向頭髮有點脫頂，毛公心裡稍稍有點不中意。日子久了，漸漸知道他易嫁的事，從此感情更加濃厚，便以知己朋友看待。過了幾年，毛公補了博士弟子的功名。去趕秋闈的考場，路過王舍人客店。店主先一夜夢見神來告訴他道：「早晚當有毛解元來了，後來會救你出難。」店主因此一早起來，便專留心由東來的客人。一接到毛公，便很歡喜，供養他十分周到，并不要他的錢，特地的將夢裡情由說出，求他將來救難。毛公聽了，想到自己有解元之命，便十分自負，暗想妻子頭

髮稀稀朗朗的，不大好看，怕被做大官的人取笑；富貴以後，心想另娶一個。等到出榜，不料榜上沒有他的名字；大失所望，長吁短嘆的連脚也走不動，懊惱得連志向也灰了。想走原路回家，覺得難見王店主的面，因此不敢再走王舍，由別條路回家。三年以後，再去趕考，那店主侍候他和先前一樣。毛公道：「你的話並不靈驗，還這樣厚待我，實在慚愧得很。」店主道：「秀才心想換娶美妻，所以被陰司除了名的。難道我的夢不驗嗎？」毛公很驚訝的問他緣由，他纔說出那年別後又做了一夢，所以這等說法。毛公聽了，心中一跳，想得很悔很怕，呆呆的站着，和泥人一般。那店主又說：「秀才該自愛，將來必要中解首的。」過了幾天，果然得中舉人第一名。更可奇怪的，他夫人的頭髮，也慢慢的長起來，梳着和黑雲一般的髻子，光油油越加

縹緲。他阿姊嫁了本地一家富戶的兒子，自己覺得很高興。不料他丈夫游蕩懶惰，家道漸漸的窮了，末後祇剩得一所空屋，連鍋灶也不見煙透。聽得妹子做了舉人太太，自己覺得慚愧之至，因此姊妹兩人常常避着路走。又過不多時，他丈夫死了，家道便敗得不成模樣。又過了幾天，毛公又中了進士。阿姊聽了，自己恨入骨髓，便氣憤憤的出家做尼姑。等至毛公做宰相回家，硬着頭皮，叫小尼姑到相府裏去求見問好，想他必有送品。及到了相府，夫人送他幾十疋綢緞，把金子放在裏面，小尼姑並不知道。拿回見師父。師父一看，大失所望。發恨道：「給我一點金錢，還可以做得柴米費。這等禮物，我要他何用？」便叫送去還他。毛公和夫人看了很疑；等到打開一看，那金子仍在裏面，纔明白他不收的意思。便取出金子笑說道：「你師父百多塊

錢都承受不起，還有什麼福氣跟我老宰相呢？」便取五十金給小尼姑拿去，并對他說道：「這點兒拿去你師作用度；多了怕薄福人難得承受呢？」小尼姑拿了回去，將一切情形全數稟告師父。他師父默默的自己嘆氣；「想念平生所做的事，覺得都是自己弄錯。天下的事，祇愛好的，不要壞的，難道真個由人作得主嗎？所以爲人總以安命爲是。」後來店主犯了人命事坐監，毛公替他竭力設法脫罪。

出聊齋姊妹易嫁

附評：嫁雞從雞，嫁狗從狗，婚姻不自由的痛苦，原是實情。所以絕對自由的口號，瀰滿空中。一般做女子的腦中，想都印得很深。

但照這事看來，絕對自由也未見得一定能如意的；像那阿姊，已經許了毛郎，臨出嫁的時候尙能改變，雖不自由，也算自由了。不料後來竟弄得去做尼姑，那妹子不過看了爹娘當時急得沒法，一時孝

心的感動，結果硬做宰相夫人。可見凡事雖可由人，還有一半靠天，自由自由，總該存點天良。做父母的苦心，也該替他體貼體貼。那欺貧愛富，好美厭醜，完全在慾念上尋自由。慾壑難填，萬萬沒有滿意的日子。若不委曲遷就一點，就是改嫁到十回百回，恐怕還是不如意的！

良妻之模範

程孝思，是劍南地方人，自幼便很聰明，下筆成文。不過爹娘很早的都死了。家道極貧窮，連衣食都很艱難。向通政官胡公請求掌管筆墨。胡公試他做做文看，十分歡喜，便說道：「此人決不會長貧，可選爲婿！」原來胡通政有三兒四女，都在一二歲時便向各大家說了親；祇有小女兒四娘，是姨太太生的，因母親早死，到了十五歲還不

曾許人，胡公便贅了程孝思爲婿。當時有人非笑他，說是老昏的主張，胡公祇是不理，整了房間給他住，供養的十分考究。那班兒子不明父意，都瞧他不起，不願和他同桌吃飯，用人丫環也都侮辱他。程生靜默默的不去計較長短，祇知用功讀書。大眾在旁厭笑他，程生還是讀了不息。大眾又在旁打着大鑼，堂堂的鬧他，他便帶了書本到房裏去讀。當四娘不會許人的時候，有一個神巫，能知人的貴賤，在他家看了許多人，都沒贊美的話；祇有四娘走到，便說道：「這個真是貴人呢！」等到贅了程生以後，諸姊妹都呼他貴人，以嘲笑他。但是四娘穩重寡言，不論他們怎麼嘲笑，和沒聽見一樣。漸漸的連婢媼也跟着喚他。四娘有丫環名叫桂兒，心裏很不服氣，大聲說道：「怎麼知道我家郎君，便不作貴官嗎？」二姊聽得，便在鼻裏笑着說道：「程

耶如做貴官，當挖我眼珠去。」桂兒生氣的說道：「到那時恐怕捨不得眼珠了！」二娘有丫環名叫春香，接着說道：「二娘若翻悔，拿我的兩眼珠來代他。」桂兒越發生氣，和他拍掌賭咒道：「管教你兩眼瞎了。」二娘恨他的話冒犯自己，便打他嘴巴。桂兒叫喊起來，太太聽得了，但也沒法說誰錯，祇是微微的笑着罷了。桂兒喊着去告訴四娘。四娘正在那裏織布，不生氣也不說話，依舊織着布和沒有事一樣。有一回，遇到胡公做壽，許多女婿都到，壽禮堆得滿院，大媳婦嘲笑四娘道：「你家祝壽的是什麼禮物？」二媳婦說道：「兩隻肩膀擗着一張嘴。」四娘聽了，還是大大方方的，沒有慚愧的樣子。別人看他事事像癡呆一般，越發拿他開玩笑。祇有胡公的愛妾李氏，三姊是他生的，平日看重四娘，常常顧恤他；每對三娘說道：「四娘內裏聰明

，外面老實，智慧藏在胸中，一毫不露。諸姑嫂都在他包羅之中，還不自知。況且程郎日夜刻苦用功，難道會永居人下的嗎？你不要學他們樣，應該好好的看待他，將來也好見得面呢！」所以三娘每回娘家來，便格外和他要好。這年程生以胡公的力量，得進縣學。第二年學台來考，剛剛胡公死了。程生披麻帶孝，哀痛和兒子一般，因此不得去考。待到孝服滿了，四娘贈他銀錢，叫他去補考，并且吩咐他道：「從前久住此地，所以不會被他們趕出的，因為我老父還活着。現在是萬萬做不到了！倘能吐一吐氣，或者回來的時候還有家呢？」送別的時候，李氏和三娘，送他禮物很多。程生進了考場，立志用功，希望一定可以得中。不料榜出了竟是名落孫山，心願既不能如意，便覺垂頭喪氣，不好意思回鄉了。虧得袋裏錢還不少，便帶了進京。這時

候妻黨多在京裏做官，恐怕他們嘲笑，便改換舊名，假託別地方人，想求暫時在大官門下藏身。剛有東海李御史看到很器重他，留他在衙內，給錢叫他用功，替他捐一個貢生，叫他去考順天舉，運氣到了，連考都中，便做了庶吉士的官。他自己纔將改名的緣由說出。李公便給他千金，先叫人到劍南設備房宅。這時候胡公的大兒，因為父親死了，家裏虧空，想賣去他的好別墅，便將他買了過來。房子備好了，叫轎馬去迎接四娘。先幾天程生得中了，有去報喜的，全家都不願意聽。又查他的名字不對，喝他出去。恰巧那回是三郎娶親，親戚都登堂慶賀，許多姊妹也都在那裏，祇有四娘哥嫂不會去請他，所以沒來。忽然有人騎了馬跑到，送上程生寄給四娘的信。兄弟拆開來一看，便都相顧變了面色。酒席上諸眷客便去請見四娘。姊妹心裡却惴惴的

婦 女 之 模 範

擔憂，祇怕四娘記着怨恨不肯來。一歇兒竟很快的來了。于是向他道喜的，拉他請坐的，向他問好的，嘖嘖喳喳的聲音，鬧滿一屋子。耳朵有聽的，便聽四娘；眼睛有看的，便看四娘；嘴裡有說的，便說的。四娘！但是四娘穩穩重重，還是和從前一樣。大家看他，不說什麼好壞，稍稍安心一點，因此大家搶着擎杯去敬四娘。正在吃酒說笑的時候，忽聽得門外哭吵的聲音很利害，大家詫異了去查問緣由。一歇兒便見春香跑了進來，臉上有血點染着，大家問他，他哭着不肯回答。二娘罵了他，纔哭着說：「桂兒逼着要眼珠。不是跑得快，幾乎被他挖去了。」二娘聽了，慚愧得無地自容，汗和粉都一齊淌了下來。四娘還像不知道一般，全席的人都靜悄悄的不說一句話，客人纔告別回去。四娘打扮得十分整齊，單單去拜辭李夫人和三姊，便出門上車去了。

。纔知道那買別墅的便是程孝思。四娘初到那別墅裏，器具很缺少。夫人和諸位兄弟，各人都送他用人和器具。四娘都不受，祇有李夫人贈他一個丫環，他收下了。住了不多時，程孝思回家上墳，車兒馬兒，跟着和雲樣的多。到岳丈家去拜胡公的靈柩；接着去拜見李夫人。諸兄弟衣冠剛剛穿戴完好，已經上轎去了。胡公死了後，那班兒子天天爭奪家產，棺材擱着不顧。幾年工夫，靈座也坍敗了，幾幾乎要把屋子當墳地了！程生看着傷心，便不和諸舅商量，定了日子營葬，事事都按照禮數。落葬的日子，坐轎騎馬來送葬的人，極其鬧熱，鄉中個個都稱讚他。程生十多年之間，歷做大官，都是清節可風的；凡遇鄉黨有急難事，沒有不竭力帮忙，二郎恰巧因人命事被縣裡捉去，那時做御史巡查官的，是程孝思的同譜，處事很利害。大郎求他妻的父

親王道台去函說情，毫沒回話，因此更加害怕起來，想去求妹子設法，自己又覺得沒有臉嘴，便帶了李夫人手寫的書信，到了京都，又不敢立刻進去，候到程孝思上朝去了，纔去進見，想四娘念着手足之情，忘了小小嫌隙，看門的去通報了，便有舊時的老媽子出來，領他走進客廳。擺上酒飯，也很草草，吃了以後，四娘便走出來，面色很是和氣，就問大哥家事很忙，萬里路外，還得空來看我？」大郎便跪了下去，哭着說出來京的緣由。四娘扶他起來，笑着說道：「大哥是有本領的男人。這值什麼大事，便要這等樣子！妹子是個女流，幾時會見我哭着向人？」大郎便取出李夫人的信來。四娘道：「諸位嫂子，都是夫人，各求父兄，便也可了，何至跑到此地來呢？」大郎無話可說，祇是再三哀求。四娘擺了臉色道：「我以爲遠路來看妹子；却原

來是爲了大官司來求貴人的嗎？」拂了袖子便一直的走進去。大郎很羞憤的出去，回家以後，便把情形說給他們聽，大大小小，沒一個不罵他，李夫人也說他太忍心。過了幾天，二郎釋放回家。大眾十分歡喜，正笑四娘的徒然招人怨恨！停了一回，通報說是四娘差人來看李夫人。喚他進來，那用人送上金幣，并說：「我家太太爲了二舅爺的事，差我來得很快，沒工夫寫回信；聊送一點禮物，就算寫信了。」大家纔知道二郎的釋放，還是程孝思的力量！後來三娘家道漸漸的窮了，程孝思照顧他比衆不同。又因爲李夫人沒有兒子，迎養和母親一般。出聊齋胡四娘

附評 一、四娘的父親。看中了一個當司書的程孝思，就把女兒許他。在旁人看來，都不滿意，四娘不但不嫌父親沒有徵求同意；又不

嫌程生那般貧窮，便安安的服從父命，助夫成名，結果居然做了貴人。可見由父母主婚，也不能說是絕對不行，做父母的誰不願有好女婿；就是缺少一副相定終身的眼光。而今女子，多說要由自己選婿，雖然也有好的，但怕自己也難得決然有相定終身的眼光吧！我以為片面的主張，都欠完全，頂好父母和女兒，都具一種人品上道德上的觀察，同心合意的選定女婿，比較的總能完美一點。

二、四娘嫁了窮婿，聽憑哥嫂姊妹和婢媼的嘲笑。不但毫不灰心，并且毫不生氣。等到丈夫做了大官，人人都奉承他，又一毫沒有傲慢之態。真有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的本領。我們反身自問，能否做到。

三、李氏看人真有力，待四娘特別加意，後來便得到好處。女

子的性情，多犯嘴吧尖利，氣量狹小的病，結果都免不了和二娘一樣要挖眼珠。

義婦之模範

平原喬秀才有一個女兒，相貌長得又黑又醜，缺了一個鼻，蹺着一隻脚，年歲到了二十五六，還沒有人去說媒。同縣有一個姓穆的秀才，年紀四十多歲，妻子死了，窮得不能續娶，便將他聘了回去。過了三年，生下一個兒子，沒有多少時候，穆生死了。家便越發貧窮，窮得頂困苦的時候，便去求他母親照應。後來母親很不耐煩他，他也恨了不再回娘家去，祇靠着自己紡紗織布，養活過日。那時又有一個孟秀才，也死了妻子，留下一個兒子，名喚烏頭，方纔一歲。因乳養無人，便很急的要想續娶。但是媒人說了幾家，都不中意。忽見了喬

女，十分歡喜，便暗地裏叫人去探討口意。喬女回報他道：「我凍餓到這地步，跟着官人可以飽食煖衣；那有不願之理，但是殘醜既不如人；所能够自己信得過的，便是一個德字。設又去嫁了第二個丈夫，官人還有什麼可取呢？」孟生更加贊慕他的賢德，向慕的心思也愈殷誠。叫媒人包着金子，添了禮物，向他母親去說。母親見了金幣，便很歡喜。自己跑到女兒那邊去硬勸，不料女兒打定主意不肯改變，母親覺得不好意思，廝把小女兒嫁給孟生；但是孟生反而不願意。停了沒有幾天，孟生患著急病死了，喬女跑到那邊哭得十分悲哀。孟生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，去世以後，村裏的無賴惡徒，都去欺侮他，家中器具被搶得精光。大眾並商量着要瓜分他的田地，家裏的人也各自偷偷的拿去；祇有一個老太婆，抱着小孩子在孝帷裏哀哭。喬女問明了

緣由，大抱不平。聽說林秀才和孟生是要好的，便親自到他門上去告訴他道：「夫婦和朋友，是人道的大倫。妾以相貌很醜，爲世上的人所看不起，單單孟生能够知道我。從前雖是很決絕的回報他，但是我的確已允許他了。現今他已死了，兒子還小，自當做點事業報答知己。不過保全孤兒，到還容易；抵禦外侮，却是很難。若說是沒有兄弟父母的人，便坐着他兒子死去，家業破了，忍心的不去救他，那末，五倫之中，可以沒有朋友了。妾沒有很多的事要求先生，祇要寫一張狀去告訴縣官，撫養孤兒，妾決不敢辭的。」林生答應了他，他便告別回家。林生便想依他的話去做，那班流氓知道了，都很生氣的要拿白刀子去和他爲難。林生很害怕。便關上門戶，不敢再出。喬女在家等候了幾天，一點點沒有消息，再一打聽，知孟家的田產，已經被分

光了。喬女恨得利害，自己挺著身子去見官，官問他道：「你是孟生什麼人？」喬女回答道：「公是一縣之主，公所憑據的是理。若是他的話是假，便是親戚也不能脫罪；若是不假，便是路人也可以聽的。」官嫌他話說得太剛直，喝着趕他。喬女冤憤沒處伸雪，祇好到紳士家門去哭訴。有一個紳士聽得，覺得很希奇，替他代向縣官剖白。縣官便細查這案子，果然是真的。於是把那班流氓一個個都治了罪，他們所搶去的產業，一概還了孟家。因此有人商量留喬女住在孟家，撫養他的孤兒。喬女不肯，鎖了他的門，叫老太婆抱着烏頭跟他一塊兒回家，另外拿房子給他住着。凡是烏頭日常要用的，便和老太婆同去開門取穀，替他營辦，自己一毫不佔便宜。抱着兒子，過他的苦日，和從前一樣。過了幾年，烏頭漸漸的大了，便替他請先生教書。自己

的兒子，還是教他學粗做。老太婆勸他一同讀書，喬女說道：「烏頭讀書的費用，是他自己所有的，我化了別人的錢，給自己兒子讀書，這心怎樣能够表白！」又過了幾年，替烏頭積了幾百石穀，便向有名譽的人家，聘娶了媳婦，修理他的房舍，別了他回去。烏頭哭着要他同住，喬女纔依允他。但是紡紗織布，照舊一樣。烏頭夫妻兩個看了不安，便奪下他的傢伙。喬女即說道：「我娘兒兩個，坐着吃飯，心下如何能安！」從此便早晚替他料理，叫他兒子去看管田地，和傭人一般。烏頭夫妻兩個有一點小錯處，便怪責得一毫不肯放鬆。稍有一點不改過，便放下臉兒，很不滿意的要回去。夫妻兩個跪着說悔過的話，纔肯住下。不多幾天，烏頭中了秀才，又告辭要回去。烏頭不肯，拿出許多錢，給他兒子娶親；喬女於是分了兒子叫他回家。烏頭留

他不住，暗暗的叫人在近村替他買下百來畝田地，再打發他回去。後來喬女害病要回家，烏頭不聽他去。病更兇了，便吩咐他說道：「我死了以後。一定要拿我回家去葬。」烏頭口裏答應。等到死了，暗暗的拿錢去給他兒子，想把他和孟生合葬。到了落葬的日子，棺材非常的重，三十人抬不動。穆生的兒子忽然倒在地下，七竅流血；嘴裏還說道：「不爭氣的兒子，何得便賣了你的母親。」烏頭看了很害怕，跪下祝禱了，纔醒過來，祇得再停幾天，修罷穆生的墳墓，纔給他合葬了。出聊齋喬女

附評 一、喬女因爲被孟生知道的賢德，便替他興家教子，以報知己，真可算女中的丈夫。他說自信在德，誠然不錯。古來像楊妃西施那班女子，說起相貌來，終算美得羞花閉月，沉魚落雁；也祇落

得一個亡國敗家的醜名。人們的常情，說他相兒難看，心裡固然不樂。若說他是亡國敗家的尤物，非但不樂意，恐怕還要生了氣吧！可見成名在德不在色，也是人的同情。不過喬女因為貌醜，更在德字上自勉。而今美貌女子，能自愛如金如玉的，原是很多。但以爲有色可恃，便祇尋情慾上快樂的。也很不少。要知道花容一謝，必然被人厭棄。讀了『門庭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』這兩句詩，便要趕緊在德字上下工夫纔好呀！

二、喬女和孟生，原無何等關係，不過爲他知己，尙要盡心竭力的替他保家教子。世間既成了夫妻的，知己更不必說了，應如何互相提攜！纔算盡了本分。我們須要仔細思量思量。

三、我們讀了喬女所做的事，不覺起了一種欽佩的心。可見貞節

兩字的美稱，是因爲他先有了貞節的事實，纔發生的。並不是先造一貞節的圈套，故意強人所難。夫死改嫁，古來原沒犯法的條例。所說烈女不事二夫，是因爲能够不事二夫和喬女那樣的，纔配稱爲烈女。願做何等人，是由各人立心，不是局外人所能勉強的。而現今有的人，因自己不願意做那烈女的事；便想打倒貞節，叫別人願意做的也不許去做。這真是亂到極點了，閱者請在這點明辨一下！

婢妾之模範

柴廷貴，是太平地方人。妻子姓金，不會生養孩子，却有特別的嫉妬脾氣。柴生化百金買的小妾，金氏很兇的看待他，過了一年便死掉。柴生很恨的走了出去，一個人睡了幾個月，不踏進妻子的房門。有一天，遇到柴生過生日，金氏說着很客氣的話，行了很恭敬的禮，

向丈夫祝壽。柴生不忍拒絕，纔和他講話說笑。金氏把酒菜擺在房裏，喚柴生進去，柴生推說酒吃醉了。金氏便扮得很整齊，自己跑到柴牛面前說道：「我盡一天的殷勤，你便是酒醉，也請喝一杯兒再分別！」柴生纔進房去，吃酒談天。金氏從從容容的說道：「前回錯殺了婢子，現在很懊悔了。怎麼就這等恨我！沒有夫妻的情分嗎？以後請你取十二個金釵，我也決不來怪你。」柴生就歡喜得很。燭燭點完。便住下過夜了，從此敬愛和從前一樣。金氏便喚了媒婆來，吩咐替他尋訪美妾；却暗暗的叫他延着不來通報，自己又故意催促着。這樣的過了一年多，柴生等得不奈煩了，便託徧了親戚朋友，替他留心購買，買得林家的養女。金氏一見，便現出很喜歡的樣子，飲茶吃飯，都和那一塊兒，胭脂首飾，聽他取用。但是林女原是北京人，不曾學過

針綫，除了繡鞋以外，什麼都要別人替代做的。金氏便說道：「我家一向都很勤儉，不像他們王侯的家，買了當作畫兒看的。」因此便給他一塊好緞子，教他學繡花，好似嚴師教訓徒弟。起先不過是罵幾句，後來便拿鞭子來打了。柴生心裏覺得很肉痛，又不能替他設法。而金氏的憐愛林女，比前還更加倍；常常自己替他搽粉塗脂的打扮。不過鞋後跟稍有一點摺縐的痕跡，便拿鉄棍子打他的兩隻小脚；頭髮稍有一點亂了，便打他的兩頰。林女吃不住苦，便上吊死了。柴生看了，傷心得難受，很有埋怨的話。金氏生氣的說道：「我替你教娘子，有什麼罪過？」柴生纔明白他的刁奸，因此再和他反目，永絕夫妻的情感。一面却暗暗的在外另造住宅，想買一個美人分開的住着。延挨了半年，不曾找得合意的人。偶然去送朋友落葬，看見一個十六七歲

的姑娘，長得極其縹緲，便注眼睛儘看。那姑娘怪他看得很狂，也斜眼兒去看他一看。末後問了別人，知是姓邵，他父親是個貧士，祇有這個女兒，從幼便很聰明；教他讀書，一過眼便能懂得；更歡喜讀內經和看相的書。因此父親十分愛惜。有來說媒的，便叫他自己挑選；但是窮的富的，說過許多，他都不合意，所以到十七歲，還不曾許人。柴生打聽得他的仔細情形，知道不容易想得，但是心裏很記掛他。又想他家很貧，或者可以拿金錢去動他，便託了許多媒婆想法，但是沒有敢去說的，便也灰了心，不再去希望了。忽有一個姓賈的老太婆，因為賣珠子到柴家去。柴生順便告訴他心中的願望，送了他許多錢，央求他道：「祇求你去說說我的誠意，成不成功，不必顧慮得。萬一可以想得，就是千金，我也不惜。」老太婆貪他的錢多，答應了他

○走到邵家的門上，故意和邵氏噙噙嚙嚙的說話；一見了他女兒，便驚異的稱贊道：「好一個縹緲的姑娘！若是到了昭陽院，趙家姊妹，何足數得！」又問「婿家是誰？」邵妻回答說。「還不會有呢。」老太婆道：「像這樣的姑娘，還愁沒有王侯作女婿嗎？」邵妻嘆氣說道：「王侯家是不敢希望，祇要個讀書的子弟，便是好了。但是我家這小冤家，檢來檢去，十個裏面沒有一個中意的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？」老太婆說道：「太太不要耽心事，這樣一個美人，不知前世修了什麼福氣的人，纔能消受得。昨天有一件大笑事，柴家郎君說：「在某家墳邊見了姑娘一面，願意拿千金來作聘。」這不是餓老鷹想吃天鵝肉嗎？當時便被老身喝着回報他了。」邵妻微微的笑着不回答。老太婆又說：「便是秀才家，不好和他計較，若在別個，失脫一尺，得了

一丈，似乎也可以做得。」邵妻又笑着不說。老太婆拍着手掌道：「果真辦到了，那末，替老身打主意，却也弄錯了。天天受着太太心愛，走到你家，便對坐着賞我酒吃。若得了千金，出了門便坐車騎馬，回了家便住着樓閣，老身再到你家門，看門的便要喝逐我了。」邵妻心裏打算了半天，便進去和他丈夫商量；一忽兒，又喚了女兒去說了一回；少停，三個人一同出來。邵妻笑着說道：「丫頭真是怪脾氣，多少好配對都不就，說去做下賤的小妾；反又肯嫁了，祇怕爲讀書人們譏笑呢！」老太婆道：「倘若進門養得一個小哥子，大太太還敢怎麼樣？」話說完，又告訴他過去分住的計畫。邵妻越發歡喜，喚女兒來說道：「你和賈媽說說，這是你自己主張的，不要到後來懊悔，弄得怨到爹娘。」女兒紅着臉兒說道：「爹娘能够現成的享厚福，那末

婦 女 之 模 範

養女總算有用了。況且我自己知道命薄；若嫁得好丈夫，一定要短少壽命。稍稍吃一點苦，未必不是福。前見柴郎也是有福氣的相兒，子孫一定有興旺的。」老太婆便十分歡喜，跑去告訴柴生。柴生喜得出了意料之外，便辦得千金，備了轎馬，把邵女接到先已備好的屋裡，家人沒有敢說出的。事後邵女便對柴生說道：「你的計畫，真叫做燕子做窩在簾子上，不想到早晚的事體。便想塞住人的嘴巴，攔住人的舌頭，要想不露風聲，怎麼可以做得到呢？不如早點回家，還是快點發作，禍事也小一些。」柴生怕要受他的磨折。邵女道：「天下沒有不可感化的人。我若沒有錯處，怒從什麼地方發起？」柴生道：「不是這樣說的，這婦人是非常的兇悍，不可拿情理去動他的。」邵女道：「我做了賤妾，磨折是應分的。若不是這樣，買着日子過活，怎麼

可以長久下去呢？」柴生也覺得話是很對，但是心中終究七上八下的不敢決定。有一天，柴生到別地方去，邵女便穿了婢妾的青衣，喚用人拉着一匹老馬，一個老媽子挾着被褥跟他後面，竟走到大夫人那邊，跪下去陳述緣由。金氏起先聽了很生氣，停了一回，覺得他肯自己前來，可以原諒，又看他形容妝飾都很客氣，怒氣也稍稍平了，便喚丫頭拿出錦衣給他穿了。說道：「被這沒良心人，在外面傳布我的壞處，害得我受了多少冤枉。其實都是男子不義，那班丫頭沒規矩，所以激出事來。你想瞞着妻子去別成一家，這還算是人嗎？」邵女道：「我細細看他，也稍稍的懊悔了，祇是不肯下氣認錯！俗話說的：『大的不服下一照禮數說來，妻子對丈夫，好像兒子對父親，小老婆對大老婆亦一樣的。太太若肯待他和氣一點，那多年的怨恨，統統可以

忘却。」金氏道：「他自己不回來，我和他有什麼關係。」便喚婢媼替他打掃房間；心裏雖覺得不樂意，也祇得暫時耐着。柴生聽說邵女回家了，心裏慌得勃勃跳，暗想羊進入虎窩，必已糟塌的不像樣子了；急忙跑去，看見家裏靜悄悄的沒有響動，心裏纔安穩一點。邵女迎到門口來勸他，叫他到大老婆那邊去，柴生表示不肯。邵女便淌下淚來，柴生看了，心裡稍稍有點肯了。邵女便跑去見金氏道：「官人方纔回家，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來見太太，求太太去和他笑說一句。」金氏不肯去。邵女道：「妾已說過了，丈夫對妻子，和大妻對小妾是一樣的。從前孟光待丈夫，常常舉案齊眉，別人不說他是諂媚，是什麼道理？本分所在，所以這樣做的。」金氏纔依他的話，見了柴生說道：「你狡兔有三窟，還回來做什麼？」柴生低着頭不和他說話。邵女暗

暗的拉他一下，柴生纔勉強裝出笑臉，金氏的面色，也稍稍的和順一點。將要回去，邵女便推柴生跟着他，又吩咐厨房辦酒。從此夫妻又和氣了。邵女一早起來，便著了青衣去見金氏，看他洗罷了面，便把手巾遞去，行婢妾的禮，十分恭敬。柴生要到他房裏去宿夜，他總苦苦的辭謝，過十多夜，纔肯留他住一夜，金氏心裏也稱贊他的賢德，覺得自己還很愧慚的比不上他，積了許多慚愧，便生出一種忌恨心。但是邵女服侍得很小心，沒有錯處可尋。有時稍稍罵他幾句，邵女祇是和和氣氣的聽受。有一夜，夫妻兩個稍有一點口角，早起梳妝的時候，還帶着滿臉的怒氣。邵女捧着鏡子，因失手把鏡子跌破了。金氏越發懊惱，揪住他的頭髮，怒得連眼睛都幾乎睜裂，邵女害怕了，直挺挺的跪着求饒。怒還不解，拿鞭子來打他，打到幾十下。柴生耐不

住了，氣憤憤的跑進去，拉了邵女出來。金氏嘴裏嗷嗷的罵着趕來打他，柴生奪了鞭子還打他，面皮打破了纔退下去。從此夫妻和仇人一般。柴生禁住邵女不到他那邊去，邵女不肯聽，一早起來，跪着走到金氏床前去侍候。金氏拍着床板怒罵，喝他走開，不許他近身去；日夜咬着牙齒，打算候柴生出去，便在邵女身上出一出氣。柴生知他的心思，便絕了外面的事，關着門不和人通慶弔。金氏沒有法想，祇可天天打着丫頭出氣。下面的人都幾乎受不起苦。自從夫妻絕好以後，邵女也不敢陪丈夫過夜，因此柴生一個人獨睡。金氏聽了，心裏倒也寬氣一點。柴生家裏有一個大婢女，向來很好刁的，有一回和柴生說說話，金氏便疑心他有私情，敲打他更加利害。那婢女常在沒有人的地方，便點頭怨罵。有一夜，輪到那丫頭陪宿，邵女吩咐柴生不要去

并且說道：『那婢子面上有殺氣，料不定他有什麼毒計！』柴生依話喚那婢子來，嚇着問他幹什麼壞事；那婢子慌了沒話可說。柴生更加疑心，搜他身上的衣服，便得一柄鋒快的刀子。那婢沒有說話，祇是伏地求饒他的命。柴生想打他，邵女攔住道：『恐怕太太聽得，這婢定沒有命活。他罪原不能饒放，但不如賣掉他；既保全他的生命，我們也可以拿到幾個錢。』柴生聽從他的話。恰巧有人要買妾的，即馬上賣了他。金氏因爲不曾和他商量，便埋怨柴生，更加恨到邵女，罵得越發惡毒。柴生便忿忿的對邵女道：『都是你自己討出來的。那回子殺死了，怎麼還有今日。』說罷話便自走了。金氏怪他話中有因，向左右一個一個問過徧，並沒有知道的人；問到邵女，邵女也不說，他心裏越發悶怒，拉住他的衣角亂罵。柴生纔回去把那婢子謀殺的事

情告訴他。金氏便很驚訝，對邵女說好話，但心裏又恨他告訴得太遲。柴生以爲仇恨從此都解釋了，不再去防備他。剛剛有事到遠處去，金氏便喚邵女來大罵道：「謀殺主人的罪，是不能饒放的。你放了他去，是什麼心思？」邵女一時候，想不出話來對答。金氏便燒紅了鐵，燙邵女的面，想弄壞他的容貌。丫環媽子們都替他不平。每喊一聲痛，那一家人都哭了起來，願意替他代死。金氏纔停手不燙，又拿針子刺他的脇骨，刺了二十多下，纔推他出去。等到柴生回家，一看見臉上的傷痕，便大大的發怒，要跑去找他。邵女拉住他衣襟說道：「我明知是一個火盆，故意來蹈上的。當嫁你的時候，難道認你家是天堂嗎？也是知道自己命薄，借他來出出老天的氣罷了！安心忍耐的受着，尚有滿罪的時候；若再和他倔強，是窟窿已經填滿，又去挖開來

了。便拿藥敷在受傷的地方，幾天工夫，便慢慢的好了；忽然拿鏡子一照，很快樂的說道：「你今天該替我賀喜，他纔斷我的晦紋了；」從此早晚侍奉金氏，和往日一般。金氏前回看見家人都哭，自己知道和獨夫一樣了，便略略有一點愧悔的心思。常常喚邵女一同做事，說話與面色也較前和氣了一點。過了一個多月，忽然害病了，茶飯都不能下口。柴生恨他不死，看也不去看他。過了幾天，肚子脹得和鼓一般，日夜祇見加重。邵女服侍得忘了眠食，金氏越法感激他。邵女又說自己知道醫理，想替他開方。金氏自己覺得從前待他太兇，怕他要報怨，所以辭謝他。金氏做人，管家很是嚴整，家人都聽他管束。自從生病以後，都吃飽了飯便出去玩耍，沒有做事的人了。柴生只得親自料理，覺得很辛苦；那家中的鹽米，不吃便會沒有了。因此慨然

動了需人理家的想念，便請醫生來給他吃藥。金氏對人便說：『是氣
 蠱。』所以醫生診過了他的脈，沒有一個不說他是氣鬱病的；一共換
 了好幾個醫生，總沒有效驗，只好看他死了。那回又將煎藥的時候，
 邵女對他說道：『這等藥，吃百劑都無益，祇是增重病勢罷了。』金氏
 不相信，邵女暗中撮別的藥換上。吃下去，過一頓飯的工夫，大便秘
 三回，病勢好像失掉了一般。便笑邵女的話是胡說。哼哼的喊他來說
 道：『女華陀，你看看我現在怎樣了？』邵女和丫環都笑了起來。金氏
 問他笑的什麼？纔把實情告訴他。他便哭着說道：『妾天天受着你的
 大恩還不知道！從今以後，請將一切家事，也都聽着你的主意去做。
 』沒有多時，病全好了，柴生擺了酒菜給他道喜。邵女捧着酒壺立在
 旁邊，金氏自己起來奪酒壺，拉他連肩的坐下，親愛得和往常不同。

吃到夜深的時候，邵女推說有事離了酒席，金氏叫兩個丫環硬拉他回來，硬要和他連床睡。從此以後有事定要和他商量，有吃定要和他同桌，即是同胞姊妹也沒有那樣和氣。沒有多時，邵女生了一個男孩兒；生了以後，常常多病。金氏親自服侍他，差不多和服侍母親一般。後來金氏害心痛病，一痛起來，面目都發青，祇要尋死。邵女急急的去買幾枚銀針；等買到了，他痛得氣息已經快斷。便按着穴道刺去。一下子痛就止了。十多天以後，病又發起來，又拿針來刺。過六七天又要發。雖說是應手的奏效，不至於吃大苦，但是心裡常常担着憂愁，怕他再發。有一夜，夢到一處地方，好像廟宇，殿裡的鬼神都會動的。那神像便問道：「你是金氏嗎？你的罪過很多，壽數應該盡了。姑念你知道改悔，所以祇給你一點小災，總算薄薄的責罰。你從前弄

死了兩個女人，這是他前世的報應。至於邵氏有什麼罪過，却待他這般慘毒。鞭打的刑罰，已經有柴生代他報了，可以相抵消得過。還欠他一盪二十三針，現在刺了三回，祇還了一個零數，便要想除了病根嗎？明天又要發作了！醒過來十分害怕，還以為是夢不會準的。飯後果然病了，那痛苦加倍的兇。邵女到了，拿針一刺，隨手便好。他便疑着說道：「本領祇有這一點嗎？病根為什麼不拔去呢！」邵女請求再替他灸一灸。說：「這病非燒爛了不可，祇怕太太忍受不住。」金氏想到夢裏的神話，因此沒有害怕的樣子。但在那喊着忍痛的時候，暗想欠這十九針，不知道要作什麼變症，不如一天受盡了，可以免了後來的吃苦。灸罷了事，還求邵女再用針刺。邵女笑着說道：「針難道可以隨便刺的嗎？」金氏道：「不必講什麼穴道，祇要煩你刺他十九

針。邵女大笑着不肯。金氏便要求他刺，起來跪在床上的懇求，邵女總覺不忍心。金氏便把那夢告訴了他，邵女纔大概在經絡上刺了十九下。從此病就好了，果然不再發，自己很勇敢的懺悔改過，待下人也沒有兇狠的樣子。那兒子名喚日俊，生得聰明縹緞，比衆不同。邵女每每說道：「這兒子是翰林的相貌。」八歲時大衆便都看作神童，十五歲便從進士授了翰林。這時候夫妻年紀已四十歲，邵女纔三十三歲。坐了轎馬回娘家去，鄉村裏都很羨慕他。邵翁從賣了女兒以後，家裏便立時的富了起來，但是讀書人們都瞧他不起，羞得和他做朋友，到這時候，纔有和他往來的。出聊齋邵女

附評 一、邵女要自己選婿，也算抱着自由主義。但他不願做富貴人的大太太，偏願意去做賤妾。又不願去做享福和如今時髦的妾；

偏願去做明知如入火盆的妾。在常人看來，豈非奇事！誰知苦盡甘來，不但自己得了好處，連奇妬的金氏，也被他感化。開一條妾道的光明路，這真不是鼠目寸光。祇願眼前的女子所能辦到。現今的女子，動不動要自由戀愛；試問有沒有像邵女那般主張和眼力？若是沒有，恐怕奸嫖沒有揀得，連自己如金如玉的身子，早被自由二字墮落了。危險呀！

二、金氏有奇妬便受奇苦，也是一個報應，過後能改過自新。還算幸事。

教子之模範

細柳，是中都士人的女兒。有人說：「因他細腰嫋嫋：叫人可愛，所以戲呼他爲細柳。」細柳自幼便很聰明，解得文字，還歡喜讀相

人的書。平日很少說話，從來不曾說過別人的好壞；祇是有來說媒的，定要親自看看他的人品。看了很多的人，都說不合意，忽忽的年華已經十九歲了。父母怒着說：「天下終找不到好配對，你打算做姑娘到老嗎？」細柳道：「我實在想以人事去勝天命，不過經了許久，依然不成功，也是我的命運該如此。從今以後，祇聽爹娘的話便了。」那時有一個高生，是官家的名士。聞得細柳之名，便託媒聘定了，娶過以後，夫妻感情很好。高生前妻留下一個孤兒，小名叫做長福，那時年纔五歲。細柳養得很周到，細柳有時回娘家去，福兒便大哭着要跟他去，罵也罵他不住。過了一年多，細柳也生一個兒子，取名叫長恬。高生問他取名的意思。即回答說：「沒有別的意思，祇望他長長跟在父親身邊罷了。」細柳對於女工很疏忽，常常不去留意他。對於

田畝的或東或南，租米的或多或少或寡，拿着賬簿查問，祇怕不仔細，日子多了，對高生道：「家事請放手不要來問，待妾自己來看管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當得家？高生依了他的話。半年工夫，家裏居然沒有荒廢的事；高生也稱他能幹。有一天，高生到鄰村去吃酒，恰巧有催欠租的人，把大門打破。叫用人對他說好話，還是不肯去，便叫書僮去請高生回來。差人去了以後，高生笑着說道：「細柳如今纔知道慧女還比不上癡男了！」細柳聽了，低着頭便哭。高生驚異了，拉着說好話勸他，細柳還是不樂。高生不忍拿家事累他，仍舊要歸自己管理。細柳又不肯，早起晚睡，經理得很辛苦，常常先一年便藏着第二年的錢糧。因此一年到頭，從沒看見有催糧的到他家來。又拿這方法計算衣食，從此用度覺得很寬舒。于是高生便很歡喜。常常玩着對他說道：

『細君何細哉！眉細，腰細，凌波細，且喜心思更細。』細柳回對道：『高郎誠高矣！品高，志高，文字高；但願壽數尤高。』那時村裏有人要賣去很好的棺材；細柳出了許多錢將他買下。價錢不夠，又再三想法向親鄰借錢來湊。高生因見不是急急的東西，竭力阻止他，他總是不聽。過了一年多，剛剛村裏有人死了，拿加倍的價錢，向他的家裏去買。高生貪圖錢多，去和細柳商量，細柳不贊成，問他緣故，不說，再問他，便眼淚汪汪的要哭了。高生心裏很奇怪他，但因爲不忍硬拗他的意，也便罷了。又過了一年，高生年紀二十五歲了。細柳禁止他到遠處遊玩；若是回家來稍稍晚了一些，便一次一次連續不斷的叫書僮去請，因此朋友們都譏笑他。有一天，高生到朋友家去吃酒，覺得身體不舒服才回家，走到半路，便跌下馬來死了。那時剛剛天

氣很熱，虧得衣服被褥都是早早預備好的，因此鄰人纔佩服細柳娘的聰明，他大兒子長福，到了十歲，纔學做文章。父親死過以後，嬌養得懶惰性成，不肯讀書，常常逃去跟看牛兒遊玩。罵了幾句，不肯改過，接了拿板子打他，也是依舊倔強不聽話，細柳對他沒法可想，便喚來教訓他道：「既不願意讀書，也不能勉強。但是家裡窮不可有閑空的人，你可換去衣服，跟用人一氣做事；如若辦不到，我要用鞭子打你，却不要懊悔。」因此便給他穿破棉衣，叫他看豬，回家便要自己拿盥盞，跟用人一樣的吃薄粥。過了幾天，他覺得很苦楚，哭着跪在簷下，情願仍舊讀書。細柳轉過身子對壁，不去理他；隨他哭說，祇作不聽得。長福沒有法子，便又拿着鞭子哭了出去。殘秋又將過了，身上還沒有衣，脚上也沒有鞋，冷冰冰的雨點滴在身上，縮頭縮腦

的和化子一般。鄰人見了可憐他，要娶填房的，都拿細柳來作勸戒，嘖嘖喳喳有許多談論。細柳也稍稍有點聽到，却是一毫不在意。長福吃不起苦，丟了猪子逃去；細柳也便聽他，毫不追問。過了幾個月，長福因爲討飯沒路，餓得精瘦癯癯的回家，不敢便進家門，哀求鄰舍老媽去告訴他母親。細柳聽了說道：「若能够吃得住百下棍子，便可來見；吃不起便趁早去罷。」長福聽了，立刻走進去，很哀痛的哭着，願受母親打。細柳問他現今知道懊悔嗎？他道：「懊悔了。」細柳道：「既然知道懊悔，不用再打，可安着本分仍舊看猪去，再犯了便不饒放你。」長福大哭着道：「願意吃一百下棍子，請求再給我讀書。」細柳不答應。鄰舍老媽媽在旁代爲勸解，纔允許他。叫他洗了身體，換了衣服，和弟弟長怙同一個先生讀書。從此讀書的用功，心思的

靈敏，和從前大兩樣，過三年便中秀才。有個撫台楊公，見他做的文章，很看重他，每月給他定數的錢，幫貼他的燈油。長怙天資頂笨，讀了幾年書，還不能記得自己的姓名。細柳叫他丟了書本去種田，長怙祇知游蕩，怕做苦工。細柳怒着說道：「士農工商，各有各的行業；既然不肯讀書，又不願意耕種，豈不要餓死嗎？」立刻就拿棍子來打他。從此便常帶着用人們耕田種地，若有一天起來晚了一點，便追着罵他。那衣服茶飯，母親總拿好的給哥哥。長怙雖然不敢說，心裏却暗暗的不服氣。農事已做完了，細柳拿出本錢叫他做買賣。長怙很歡喜賭博，錢一到手便輸了，總推說被強盜搶去，運氣不好，以此騙他的母親。細柳知道了，拿棍子打了他半死。長福跪下來哀求，願意自己代他受打，細柳怒氣纔解了。從此一走出門，細柳便仔仔細細的

考察他，故所以長怙的行爲，稍稍好了一點；但不是他心裏明白了如此的。有一天，請求母親許他跟商人到洛陽去，實在是要借此遠遊，快樂自己的心願；但是心裏勃勃跳的恐怕母親不允許。細柳聽了，一點不疑心，馬上拿出三十兩碎金，替他收拾行李。末後又給他一錠元寶。道：「這是你祖宗做官留下來的，不可用去，拿他來壓壓行裝，防防急用；況且你是初學經商，也不敢望你得太利，祇要這三十兩金子不虧本便够了。」臨走的時候，又再三吩咐他。長怙答應着出去，笑嘻嘻的很得意。到了洛陽，回絕了客人朋友，宿在一家有名的妓女李姑娘家，一共過了十多夜，零碎金子慢慢的用完了。自己心裏又想袋中還有一錠大金，原想不到錢會用完的。等到拿那元寶劈開一看，誰知是個假的，便很驚慌的變了面色。李老黃婆看了他的樣子，便說

冷話傷動他，長怙覺得不好意思。但是袋子已經空了，沒有地方可去，還想那姑娘念着前情，不會立刻絕他。停了一回，有兩個人拿了繩子進來，便把他頸子吊起。長怙慌得不知辦法，哀哀的問他犯什麼罪。原來那姑娘已經偷了假金，向衙門裏去控告。到了官前，不容他說話，用刑罰打得他要死，放在牢裏。又沒有錢用，很受那班牢頭禁卒的虐待；祇得向犯人討點飯吃，勉強的活着。當長怙出門的時候，細柳對長福說道：「記牢了二十天以後，要打發你到洛陽去，我的事多，恐怕忽略了要忘記。」長福請問他所說的意思，他就現了悲傷的樣子，幾乎要哭。長福不敢再問，到了念天的時候再問他。他嘆着氣說道：「你弟弟今日的浮蕩，好比你從前的逃學。我不受晚娘的惡名，你怎麼會有今日？別人都說我狠心，祇是眼淚淌着枕蓆上，別人不知

道罷了。』說着便流下淚來。長福站在一邊敬聽，也不敢追問。他哭罷了，便又說道：『你弟弟游蕩心還不死，所以給他假金子，叫他嘗點苦味，現在料他已經關在牢裏了。撫台待你很厚，你跑去求他，可以救他的性命，叫他生一種愧悔的心思。』長福便立刻動身，到了洛陽，他弟弟被捉已三天了。便到牢裏去看他，那時長恬祇剩得一口氣，面目和鬼一般。看見阿哥，哭得不敢抬頭，長福見了也哭。這時候長福很爲撫台所看重，因此遠近都知他的名，所以縣官知道他是長恬的哥哥，立刻把他放出。長恬到家，還怕母親生氣，跪着走到母親的面前。母親看了說道：『你的心願如意了嗎！長恬流着淚，不敢作聲，長福也和他弟弟一塊兒跪下。母親纔喝他起來。從此十分改悔，家中各項事務，管得很小心，就是偶然懶了一點，母親也不罵他。一共

婦 女 之 模 範

過了幾個月，並不和他說起買賣的事，心想自己去請求，又是不敢開口，便把這意思告訴阿哥。母親聽了很歡喜，竭力押去東西借錢來給他。半年工夫，得了幾倍利息。這年秋天，長福中了舉人。又過了三年，中了狀元。弟弟做買賣，也發到一萬多財。同縣有到洛陽去做客的，看見他老太太年紀已到四十，還好像三十來歲的人一般。他的穿衣和妝飾，還是很樸素，和平常人家一樣。出聊齋細柳

附評 一、以細柳那樣的聰明伶俐，自由選擇，尙選不到如意的女婿，依然要去做繼室。可見人事固然要盡，天命亦不可不安。

二、細柳教兒，法良心苦，把兩個吃着嫖賭的敗子，都變作成家立業的好兒。那心思的靈敏，手段的高妙，可算母教的模範。

三、女子易偏心，凡待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，多般有兩樣心腸。

細柳一視同仁，寬嚴並濟，又是做晚娘的好榜樣。

節孝之模範

仇仲是山西省人，忘了他是那府那縣。遇到大亂的時候，被土匪擄去。兩個兒子一個名福，一個名祿，都是年紀很小。續娶的妻姓邵，管養兩個孤兒，遺下的家產，虧得還够吃用。適遇到年歲常常鬧荒，那些強橫的人，又去欺侮他，便弄到飯都沒得吃。仇仲的叔叔名喚尙廉，想給他轉賣了得一筆錢用。常常勸他出嫁，邵氏却立定主意，毫不搖動。尙廉暗地裏寫了婚書，把他賣給大戶人家，想強逼着奪他的志向。商量已經妥當，別人還不知道。鄰舍有一個姓魏的，向來是很刁滑的，和仲家結下多年的讎恨，件件事都想圖害他。看了邵氏是個寡婦，假造許多壞話去糟塌他。想娶他的那大家聽到了，嫌他不守

婦 女 之 模 範

規矩，便不要他。日子久了，尙廉的陰謀和外面的謠言，邵氏漸漸聽得了。冤氣塞住胸口，一天到晚的淌眼淚，手脚也慢慢的麻木不仁，祇得睡在床上。那時福兒纔十六歲，因爲沒有人做針綫，便急急的替他娶了親。那媳婦是姜秀才吧瞻的女兒，很賢能，百事靠他料理。從此家用便漸漸的寬舒起來，纔叫祿兒跟着先生讀書，魏雖心裏妬忌他，面子上却故意和他親近，常常喚福兒去吃酒，福兒認作他是知己朋友。魏乘機告訴他說道：「你母親害了瘋癱病，不會料理家產，你弟弟坐着吃現成飯，一樣事也不做。你夫妻兩個爲什麼替他做牛馬呢？況且你弟弟將來娶親，還要化許多錢。替你打算，不如早點分了家，那便祇有你弟弟沒錢，你是有錢了。」福兒回家和妻子商量，他妻子啐了他一聲。無奈魏天天拿這等話說給他聽，福兒心裏動了，便一直

拿自己的主意去告訴母親，母親很生氣的罵了他。福兒越發懊惱，便看得錢米和別人東西一般，隨便的化了丟了。魏趁這機會，引誘他賭錢，倉裏的穀米漸漸輸完了。他妻子雖是知道，却不敢說，以後弄到米糧都絕了，母親很駭的查問起來，纔把實在情形告訴了。母親很懊惱，却又沒法對付他，便把家分了，虧得姜女很賢慧，仍是早晚替母親煮飯，服侍得和從前一樣。福兒既分了家，越發沒有顧忌，放着胆子去嫖賭；幾個月的工夫，田產都賣了還嫖賭債，母親和妻子都還不知道。福兒錢化光了，沒得別的法子想，便拿妻子押了借錢，却苦得沒有人要他。這時同縣有個趙閻羅，原是一個漏網的大盜，橫行一鄉，誰都慌他，所以他不怕福兒會反悔；爽爽快快的借錢給他，福兒拿了去，幾天工夫化完了，心裏七想八想的想反悔。趙閻羅便瞪着眼睛

婦 女 之 模 範

惡狠狠的對他，福兒十分害怕，只好騙出妻子來送他。魏聽得便暗裏歡喜，急急跑去告訴姜家，實在是預備去害仇家的。姜家得知，便很生氣，到縣裏去告，福兒慌了，便逃了出去。姜女一到趙家，纔知被丈夫賣去了，便哀哀的大哭，祇要尋死。趙閻羅起初拿好話勸他，不肯依從；後來用威力逼他，他更加大罵不從。趙閻羅十分生氣，拿鞭子打他，他終究不肯服，并且拔下頭上的簪子，刺自己的喉嚨，急忙去救，已經刺透食管，鮮血滿處流了。趙閻羅急急拿綢子包住他的頸子，還想從緩再收伏他。到第二天，縣官的拘票到了，趙閻羅還一點不在意。縣官驗得姜女受傷很重，喝叫打他，差人都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沒有人敢動手，那縣官早聽得他兇橫，看了這種情形，便更加相信，大大的發怒，喚家人出來，立刻打死他，姜家便抬了女兒回去。

。從姜家打了官司，邵氏纔知道福兒不肖的樣子，一聲哭了起來，幾乎斷了氣，昏昏沉沉要死了。祿兒這時十五歲，孤零零沒得主見。從前仇仲有個前妻的女兒，名喚大娘，嫁在遠府，性子很剛烈。每回娘家來，如贈送不滿他的意，便要得罪爹娘，常常弄得憤憤的回去。仇仲因此厭惡他；又因為路隔得遠，便幾年不去看他一回，這時邵氏病得快要死了，魏想去喚他來，可以叫他們爭鬧一番。恰巧有一個做買賣的，和大娘是同村，便託他傳話給大娘，并且哄他說家中還有產業可圖。過了幾天，大娘果然和小兒子趕到了。一進門，看到小弟弟服侍一個生病的老母，情景很是淒涼，不覺傷心起來。因問起福弟到那裏去了，祿兒把詳情統統告訴他。大娘聽了，忿氣塞住喉嚨道：「家裏沒成年的人，便由他們糟塌到這般樣子。我家的田產，那班賊子何

得騙去？」便到廚下去煮粥；先給母親吃，再喚弟弟和兒子同吃。吃罷便氣哄哄的出去，到縣裏去遞狀，告那班賭棍。賭棍都害怕起來，湊了錢去運動大娘。大娘收了他們的錢，依舊告着不歇。縣官派人捉着了幾個，每個都打了板子，田產却一點也不問起。大娘很恨的不肯罷休，帶了兒子到府裏去告。那知府頂厭惡賭錢的人，大娘再三陳述孤兒的苦楚，和那班歹人做圈套騙錢的情形，神氣說得入情入理。知府聽了也被他感動，當場判決，叫縣官追還田產給原主，還要責罰仇福，儆戒他的不肖。等到回家，縣官奉上司的命令去追辦，于是田產統統追了回來。大娘這時候已經守寡多年，便打發小兒子回家去，又吩咐他跟着哥哥做事，不得再來。大娘從此住在娘家，養母教弟，裏裏外外都很有條理。母親便很寬心，病也漸漸的好了，家事統統交給

大娘。村裏兇橫的人，稍稍去欺侮他，他便拿着刀子趕上門去，理直氣壯的爭辨，沒有不怕他的。住了一年多，田產一天一天的增加，時時買補藥好糕好菜去送給姜女。又見祿兒慢慢的長大起來，多次託媒人替他說親。姓魏的便對外人說道：「仇家的產業都已歸大娘管，恐怕將來再也拿不轉了。」外人都信他的話，所以沒有肯和他結親的。同地有一個范公子名叫子文，家裏有一座出名的花園，山西算得第一。裏面名花夾在路的兩旁，一直可通內宅。曾有人不知底裏，錯走進去，遇到公子正在和女眷吃酒，便很生氣的當強盜捉住，打得半死。那回是清明節，祿兒從學堂裏回來，魏便領他去遊玩，即走到那花園去。魏原來和管園人認識的，就放他進去，到處遊看那些亭榭。末後走到一處，溪水流得很急，有裝着紅欄杆的小橋，通過一扇油漆的門

；遠遠的看那門裏，有很多的花兒像彩錦一般。原來便是公子的內書房。魏騙他說道：『請你先走進去，我解了手就來。』祿兒即隨意的走去，過橋走進那門。便到了一個院裏，聽得女子的笑聲。正想停住脚步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丫環出來看見了，轉過脚步便進去。祿兒纔駭了要逃。過不多時，公子走出，喝令家人拿繩子趕他。祿兒急得沒法，便跳到溪裏去。公子看了倒反轉怒爲笑，便喚些用人撈他起來。看他面貌裝束都很文雅，命換去他的衣服鞋子，拉進一座亭子裏，問他姓名，並用和藹的形容，和他說話，意思覺得很可親熱的。停了一回，便跑進裏面去，一忽兒又走出來，笑着拉祿兒的手。一同走過橋去，慢慢的走到先前到過的地方。祿兒不明他的用意，站着不敢進去。公子硬拉他進去。看見花籬笆裏，隱隱約約有女人在那裏偷看。等到

坐下了，便有許多丫環來篩酒。祿兒謝着說道：「小孩子沒有知識，錯踏內室來；能够承蒙饒恕，已經出於望外。祇求放我早點回家，受恩便不少了。」公子不聽。停了一回，酒菜擺得很多。祿兒又站起來，推說是已經很醉飽了。公子按他坐下，笑着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曲子的拍名；若能够對得上來，便放你走。」祿兒祇得是是的答應，請他說出來。公子說道：「拍名渾不是。」祿兒暗暗的想了半天，對他道：「銀成沒奈何。」公子大笑道：「真是個石崇了。」祿兒不懂他的意思。原來公子有個女兒名叫蕙娘，相貌纏緻，又認得文字，天天選擇好婿。有一夜夢見一人告訴他道：「石崇是你的女婿。」問在什麼地方？他道：「明天落水的便是。」他一早起來便告訴了父親，大家聽得都很詫異。這回祿兒落水，恰巧合到夢裏的情節，所以拉他到內

婦 女 之 模 範

室去，喚太太們出來看看。公子聽他所對的課，心裏很歡喜。便對他說道：「這拍名是我女兒擬出來的，想了多回還沒對出；如今你對了出來，也是天定的姻緣。我想把女兒嫁給你。我家屋子很多，不煩你來迎娶了。」祿兒很慌的遜謝，又說老母在家害病，實在不能入贅。公子乃叫他暫且回家商量商量，便喚馬夫背了濕衣，送他騎馬回去。到家告訴了母親，母親慌得以爲不吉利的，從此便知道姓魏的陰險；不過既因凶得吉，也便不去和他計較，祇是警戒祿兒叫他遠遠避着，不要和他往來罷了。過了幾天，公子又差人來和他母親說，他母親終究不敢答應。大娘便答應他，即時請了兩個媒人，送下聘禮。沒有幾天，祿兒便贅了公子家。過一年多，便進了秀才，才學便很有名望。以後蕙娘的兄弟長成了，待他稍稍簡慢一點；祿兒便生氣，帶了妻子

回家，母親已經拄着拐杖能走路了，那幾年全靠大娘照管，房屋也很完好。新婦到家以後，婢僕和雲般的一大群，很有大家的模樣。魏看得仇家不和他往來，妬忌心更加深了，祇恨沒有機會可尋。適那時有件大盜案破了，大盜已遠遠的逃走了，他便誣告祿兒是大盜的窩家。祿兒受了冤枉，祇得依官令充軍到口外。范公子向上下送錢運動，總算把蕙娘弄到免了充軍，田產統統被官收沒充公。虧得大娘拿了分家的憑據，親自向縣官理說。新買的好田多少畝，都掛仇福的名，母女兩個纔得安穩住下。仇祿自想決不能再回家，便寫了離婚書寄給岳家，便孤零零的一個人去了。走了幾天，到了北京城裏，剛在客店裏吃飯。有一個化子呆呆的在門外張望，面貌很像他阿哥。走近去盤問一下，果然是阿哥。祿兒便說出充軍的情由，兄弟兩人都很傷心。祿兒

脫下裡衣，分幾兩金子給他，叫他回家去。仇福哭着受了金子便分別。祿兒到了關外，投入將軍營裡當兵，因他生得文弱，便叫他管文書，和一班用人一同住着。用人們盤問他的家情，祿兒都告訴他。裏面有一個詫異起來說道：『這是我兒子了。』原來仇仲被擄以後，起先替土匪家看馬。後來土匪逃散，仇仲便飄飄蕩蕩流到關外，替將軍當用人。他把這情形對祿兒細說，纔知道真是父子。便互相抱着頭哀哭。一房的人都替他傷心。住了不多天，將軍捉着幾十個大盜，裏面有一個就是從前魏冤枉仇祿和他通同的強盜。那盜既具了供狀，父子兩人都哭着去告訴將軍，將軍替他伸冤。皇上知道了，叫地方官把產業贖還仇家，父子都很歡喜。祿兒細細查問家口。打算贖身。纔知道仇仲投靠將軍好多年，娶了兩回妻子，都沒有牛兒女，這時候正是鰥

居。仇祿便收拾行李回家。當初仇福和弟弟別了到家，跪在地下認錯。大娘扶着母親坐堂上，拿着棍子問他：「你願意受打，便可暫留，若不願意，你的田產早經完了，也沒有你吃飯的地方。請你仍舊出去。」仇福淌着眼淚，伏在地下願意受打。大娘丟了棍子說道：「賣老婆的人，也不犯着打你。但是舊案還不會消結，再犯便去告官是了。」便叫人去告訴姜女。姜女罵着說道：「我是仇家的什麼人？還要來告訴我。」大娘因此常常提起這話給仇福聽，故意嘲笑他，仇福慚愧得不敢出氣。居了半年，大娘雖是照應他很周到，却呼喚他和底下人一般。仇福祇知做事，沒有一句怨恨的話。就是交給他銀錢，也不會私自用去。大娘留心察看，他再沒有別的壞心腸，便告訴母親，要求姜氏再回來。母親怕他不肯，大娘道：「不會的，他如肯嫁二夫，決不

肯自己受那種苦楚，不過不能不有這樣的忿氣罷了。」便帶着兄弟親自去賠罪，岳父岳母見了，責罵得很懇切。大娘喝令他直挺挺的跪着，再請姜女出來會面。請了三四回，都是躲着不肯出來，大娘四處搜尋他出來。姜女便指着仇福痛罵，仇福愧得淌下汗來，無地可容，姜母纔攙他起來。大娘便問回家的日子，姜女道：「向受姊姊的好處很多；今承姊姊的吩咐，還再有別的話嗎？祇怕不能担保不被他再賣。況且恩義已絕，還有什麼臉皮和這黑心無賴子一同過日呢？請你另外收拾一間房子。我回去服侍老母，比做尼姑好一點便够了。」大娘替他代說懊悔的意思，定了第二天回家的約期便分別了。第二天就拿轎子去接回來，母親迎到門前跪拜他。姜女伏地放聲大哭，大娘勸止了他們，就擺上酒來尋快樂，叫仇福坐在桌子旁邊便擎起酒杯說道：「

我苦苦的爭持產業，不是想自己有好處的。現在弟弟已經悔過，貞婦重新回來，請把賬簿憑據交給你們。我是光身一個人來，仍舊光身一個人去。」他夫妻兩人都變了面色站起來，攔着拜他，哀哀的泣求，大娘方纔止了去意。住了不多時，伸冤的公文下來。不幾天，田宅統統還了舊主，魏十分詫異，不知什麼緣故，自恨沒有法子可以再害他。恰巧西鄰火起，魏裝作去救火，暗地裏拿柴草點着仇祿的房子。風又很大，房子幾乎全燒光；祇留下仇祿住的兩三間房子，全家人擠在一塊住着。過不多時，仇祿到家了，大家見面，真是又傷心又歡喜。當初范公子得了離婚書，拿去和蕙娘商量，蕙娘很傷心的哭了一陣，把婚書扯碎了。父親依了他的志向，不再去勉強。仇祿到家以後，聽說他不曾轉嫁，便到丈人家去。公子知道他的屋子被火燒了，要留

他住下；仇祿不肯，便告辭回來。虧得大娘還有藏着的金子，拿出來修理壞牆。仇福背着鋤頭營造，忽然掘着一窖銀子。夜間和兄弟一塊兒去掘開，是一個石做的池子，足有一丈見方，裡面堆滿的都是元寶。從此僱了工匠，大大的建造，樓房豎起，華麗比過世家。仇祿感激將軍的義氣，拿了千金去贖回父親。仇福請求要自己去，便打發強健的用人輔他同去。仇祿便迎接蕙娘回家。過不多時，父兄也同時回家，一門歡喜得很鬧熱。大娘自住了娘家以後，不許兒子來向他問安，怕旁人說他有私心。父親既是回家了，硬告辭着要回去，兄弟心中不忍。父親便把產業分作三份，兒子得了兩份，女兒得了一份。大娘再三推辭，兄弟哭着對他說道：「我們不是姊姊，那有今日？」大娘纔安安的受下，叫人去喚兒子把家搬來同住。有人問大娘：「異母兄弟

怎麼便關切到這個樣子？」大娘道：「知有母親不知有父親的，祇有禽獸是如此的！難道做了一個人，也學禽獸的樣子嗎？」福祿聽了都流下淚來，僱起工匠修理他的屋子，都和自己一樣。魏自己想得十多年工夫，原想害他，倒反好了他，自己很覺得懊悔；又羨慕他有錢，想去和他親熱親熱。便借着賀仇仲的喜，買了東西送去。仇福想拒絕他，仇仲覺得不好意思，便收了他的雞和酒。那雞是用布條兒縛着腳的，逃到灶下去；灶火燒着布條，雞又跑到柴堆裏。僮婢見了不曾留心。停了一回，柴堆火起，燒着屋子，一家人都慌了。虧得手脚多，一刻工夫便救熄了，但是廚房裏的器物都燒光了。兄弟都說他的東西不吉利。後來遇到父親做壽，魏又送一隻活羊來，辭又辭他不得，只得收下，便把羊吊在庭前的樹下。夜裏有一僮被僕人打了，他氣憤憤

的走到樹下，解下吊羊的繩子，把自己吊死了。兄弟嘆氣說道：「他以福待我。還不如以禍待我呢！」從此魏雖十分殷勤，竟不敢受他的寸絲寸縷，寧可多多的酬答他罷了。後來魏年紀老了，窮得做化子，每每給他布米，以好心待他。出聊齋仇大娘

附評 一、看仇大娘所做的事，有智，有仁，有勇，勝過男子百倍。但是頂難做的，還在替異母兄弟重興家業，一毫沒有私意。甚至連自己兒子都不許他來省視一回。像這舍己成人的德行，纔够講男女平權，女子參政。而今女子講參政的，多在升官發財上着想，祇說男子好做官，女子也好做官，再不說男子要挑擔，女子也要挑擔。所以平權兩字，要在義務上先平，權利上後平。像仇大娘祇知在孝字上盡義務，不知道有什麼權利。誰知兩個弟弟硬要給他一份家產

，可見盡了義務，權利就在裏頭了。世上爭平權的女子們，請先反轉自己問一問，究竟有沒有仇大娘那樣的德行。

二、姜秀才的女兒，也算不錯。嫁到這樣糊塗的丈夫，就是向他離婚，也不爲過。但他還是守着不改嫁，確是有人格的。

三、蕙娘也很有價值。我們設身處地一想，丈夫充軍關外，業成有夫之寡。自己年紀輕輕，真怕難得有這般的節操。

貞烈之模範

金大用，是中州做官人家的兒子。娶的妻子是尤太守的女兒，名喚庚娘，相貌縹緗，做人又很賢慧，夫妻感情很厚。因爲流寇造反，家人四處逃散，金生帶着家眷向南方逃。路上遇到一個少年，也是帶着妻子逃難的，自己說是揚州人。姓王名十八，願意向前領路。金生

很歡喜，走着住着，都和他一氣。到了河上，庚娘暗暗的對金生說道：「不要和這少年同船，我常常看我，眼睛一動，臉色便變，他心裏是不可測料的。」金生答應他。但是王十八很熱心的去找了一條大船，替金生搬運行李，辛苦的很周到。金生不好意思回却他，又想他也帶着年輕的女眷，料他也沒有別的心腸。他的妻子和庚娘同住，性情態度也很和氣。王十八坐船頭上和搖船的人說話，好像是他認識的親戚朋友，不多時，太陽落下去了，水路迢迢，白茫茫的一片大水，認不出南北的方向。金生回頭一看，覺得又冷靜又兇險，很有一點疑怪。停了一回，雪白的月亮初出來，照得滿眼都是蘆草。停了船，王十八拉金生父子出艙外去散散悶。便乘他不防，把金生推下水去。金生的父親見了，要想喊叫起來。那搖船的人便拿篙子打他，也跌落水

裏。金生的母親聽得聲響，走出來看看，又把他打到水裏，王十八纔喊救命。當金生母親走出去的時候，庚娘跟在後面，已經稍稍有點看到。聽得一家人都淹死了，便也不害怕，祇是哭着說道：「公婆都死了，叫我回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王十八進來勸他道：「娘子不要耽憂，請跟我到南京去。我家田地房屋，很可以養活，保你不用憂愁。庚娘抹了眼淚說道：『能够這樣，我的心願也足了！』王十八便很快活，待他十分殷勤。到天晚了，便拉着庚娘想和他尋開心，庚娘推說是月事剛來，王十八纔到自己妻子那裏去睡。初更打了的時候，他夫妻倆忽然吵鬧起來，不知道爲的是什麼；祇聽得他妻子說道：『你做了這事，天雷怕要打破你的頭呢！』王十八便打他妻子，他妻子喊着說道：『便是死了也罷，實不願做殺人賊的妻子。』王十八大發雷霆，

拖着妻子出去；祇聽得骨董一聲，大家便都喊說婦人落水了。沒有多少時候，到了南京。王十八便帶着庚娘到家，領進客堂去見他的娘。他的娘看得不是原先的媳婦，覺得很奇怪。王十八便說：『那婦已落水淹死了，這是新娶來的。』回到房裏，又要強姦他，庚娘笑着說道：『二十來歲的男人，還不懂得做人的規矩呢！小家的孩子成親，也要吃一杯薄酒水。你是很有錢的，想也不難辦到。冷清清的相對，算什麼樣子？』王十八很高興，做了酒菜，對着吃酒。庚娘拿着酒杯勸他，勸得十分殷勤。王十八慢慢的醉了，推說不能再吃。庚娘拿了大杯故意裝着笑臉勸他。王十八不好意思拒絕，又吃了下去，於是吃得爛醉，把衣服脫得赤裸裸的催他睡覺。庚娘拿去盥盞，息了蠟燭，推說去解小手；便到房外拿着刀子進去，暗暗伸手去摸王十八的頸子。

王十八還拉住他的臂膀，說齷齪的話，庚娘拿刀子猛力的砍下；還不曾死，喊着坐將起來；又猛砍一刀，纔斷了氣。他的母親彷彿有點聽得，跑去問他，庚娘也把他殺死。王十八的弟弟十九曉得了，庚娘知道逃不了，急急拿刀子自刎，刀口很鈍，刎不進去，開了房門便逃。十九追到，已經跳在池子裏了。喊着告訴同住的人，將他救起，已是死了；相貌美麗，還是和活的一般。大家去看王十八的屍首，看到窗子上有一封信，拆開來一看，便是庚娘詳細訴說他冤枉的情形。大眾都以爲節烈，商量湊了銀錢給他埋葬。天亮了，走攏來看他的人有幾千，看到他的面貌，都朝他拜。僅僅一天的工夫，竟湊得百金，於是給他葬在南門外。高興的人還替他穿戴珠冠袍服，葬得十分考究。當金生落水以後，虧得靠着一塊浮板，不曾淹死。天快晚了，浮到

淮上，被小船撈救起來。那小船是個姓尹的富翁辦的，專門備着撈救落水的人。金生醜了，到富翁那裏去伸謝。尹翁很客氣的待他，留住教他兒子讀書。金生因爲還不明父母死活的消息，預備去探訪探訪，所以疑狐不決。停了一回，有人說撈得已經淹死的老叟和老媪，金生疑是自己的爹娘，跑去一看，果然不錯。那富翁便替他買辦棺木，金生正在傷心大哭的時候，又有人說：「救起一個落水的婦人。」自己說：「金生是他丈夫。」金生撒着眼淚，慌慌張張的走出。那婦人已經到了，一看不是庚娘，却是王十八的妻子。那婦便對金生放聲大哭，求他收留。金生說道：「我心裏已經亂了，那還有工夫替你想法子？」那婦人越發傷心起來，尹翁問出他們的原因，很歡喜的說是天報，勸金生收留他。金生拿守孝的話推託，又預備要報仇，怕帶了婦人拖

累他。那婦人說道：「照你的話說來，如果庚娘還在，你將以尋仇居喪的話丟了我嗎？」尹翁聽他說得有理，請金生暫時代爲收養，金生纔答應他。埋葬父母親的時候，那婦人披麻帶孝，哭得和死了公婆一般。葬了以後，金生便藏着刀子，帶着飯盃，要到揚州去。那婦人攔阻他道：「妾是姓唐的，祖上一向住在南京，和那豺狼是同鄉。前說揚州是詐話。況且江湖上的水盜，一半是他同黨；仇報不成，祇招得禍害罷了。」金生躑來躑去的想不出法子。忽然傳說女子報仇的事，兩岸的人衆，都知道了，姓甚名誰，說得很仔細。金生聽了，一度的爽快；但又覺得更加可傷心，回報那婦人道：「虧得沒有糟塌你。我家有這樣的烈婦，怎麼還忍得背了良心再娶呢？」那婦人因爲既經說過在先，不肯半路變卦，情願自己站在妾位。恰巧有副將軍袁公，和

尹翁是老朋友，正要動身向西去。來看看尹翁，見了金生便很歡喜，請他去做書記。沒多時，流寇造反了，袁公立了平寇的大功。金生以幫過平匪的事，叙出功勞，封了個游擊回家，夫妻兩人纔行合婚的禮。住了幾天，帶了女眷到南京去，打算去上上庚娘的墳。路過鎮江，想上金山去遊玩。船剛搖到江中心，忽見一隻船搖過。裏面坐着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婦女，覺得那年輕的怪像庚娘。船很快的過去，那少婦從窗裏看着金生，神氣覺得越發像了，很詫異的懷疑，又不敢追去問。急急喊着說道：「看群鴨兒飛上天呢！」那少婦聽見了，也喊着說道：「獾獨兒欲吃貓子腥嗎？」這兩句話，原是當年閨房裏他兩人懂得的笑話。金生十分詫異，掉過船頭搖近去一看，真個是庚娘。丫環扶過船來，兩人抱着哀哭，別人看了，也都傷心。唐氏以嫡禮拜見

庚娘，庚娘驚訝的問他。金生纔原原本本的說出原由，庚娘拉住他的手說道：「同船談了一回話，心裏常常忘不掉；想不到吳越竟變成一家了！蒙你代葬公婆，是應該先謝你的。怎麼拿這個禮來對我？」便以年歲來排大小，唐氏比庚娘小一歲，就喚唐氏作妹妹。先前庚娘葬了以後，自己不知道過了幾個年頭。忽有一個人喊他說道：「庚娘！你丈夫不會死，還該團圓呢。」便和做夢一般的醒來，伸手摸摸，四面都是板壁，纔曉得自己死了已經埋葬；祇覺得氣悶，也沒有什麼難受。有一般惡少年，看見他埋葬的時候穿戴很值錢，掘開墳墓，打破棺木；正想搜括衣飾，看看庚娘還是活的，大家都駭怕起來，庚娘慌他要圖害，哀求說道：「虧得你們來，叫我得見天日。頭上的簪子耳環，你們統統拿去，情願請你們將我賣去做尼姑，還可以得到幾個錢

。我也不會告你的。」那班強盜磕着頭說道：「娘子貞烈，神人都敬重的。小人們不過窮得沒法，幹這壞事，祇求不要說出，已經很運氣了，怎麼還敢賣娘子去做尼姑呢？」庚娘道：「這是我自己願意的。」

又有一個強盜說道：「鎮江有位耿太太，守寡沒有兒子；若見了娘子，一定很歡喜的。」庚娘說着謝他，自己拔下珠子首飾，統統給了強盜，強盜不敢受。再三給他，大家纔拜着受了，便以船載他去。到了耿太太家，假說是船被風吹迷了路，耿太太是大戶人家，祇有他一個人過活；看見庚娘很歡喜，便當作自己生的。這回剛剛母女兩人從金山回家，所以遇到金生。庚娘細細說出原由以後；金生便過船去拜見老太太。老太太待他和女婿一般，請到家裏，留他住了好幾天纔回去。後來兩家便往來不絕了。出聊齋庚娘

附評 細想庚娘所處，從容含忍，是他的智。立志報仇，是他的仁。殺了仇而自己自殺，是他的勇。像這等智仁勇全備的女子，古來偉丈夫也不多得。我們看了，有不五體投誠的拜服嗎？設身處地的一想，假使我們遇到了這等不幸，能不能有他的智仁勇，要知道他在報仇的時候，並不想後來還能和丈夫重圓，不過行他自己的素願。後來的好處，實在是意外之事。閱書的不要以爲死了再活是迷信的事，便連他的節烈可風也都丟了。

範 模 之 女 姉

貞烈之模範



